

门神 门神骑红马，
贴上 门神守住家。
门神 门神扛大刀，
大鬼小鬼进不来。

三千年前，

门神已经开始守护我们的家！

扛大刀的门神

上

徐宝祥 党华

文稿统筹

王少华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扛门神 扛大刀

王

徐宝祥 党华

文编统编

王少华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人物表

贺门神——祥符城“祥记”年画老店老掌柜。

谢老太——祥符城“义顺兴”盘鼓老店传承人。

谢保民——谢老太的儿子，擅打盘鼓，人称“祥符鼓王”。

贺大辈——贺门神的大女儿，祥符汴绣厂工人。

贺二辈——贺门神的二女儿，平时在祥记守店。

贺三辈——贺门神的儿子，祥符师范学校音乐老师。

贺四辈——贺门神的小女儿，热爱旅行，梦想创业。

刘德平——贺二辈的丈夫，小名德妞，皇家官瓷店经理。

六 妞——贺三辈的老婆，中学老师。

迎 迎——贺大辈的女儿，在美国念书。

丁 丁——刘德平和贺二辈的儿子，高三学生。

乐 乐——贺三辈和六妞的儿子，在星海音乐学院上学。

郭师傅——“祥记”年画店资深老师傅，“祥符”年画界活化石级

的手艺人。

顾兰兰——在小书场唱坠子书的个体演员，谢保民的老相好。

孬蛋——顾兰兰的儿子，但谢保民多年来拒不相认，在年画上有惊人的天赋。

张科长——祥符文化局负责申遗工作的科长，与贺大辈一见钟情。

靳上——陶瓷界革新派大佬，知名教授。

胡小白——画家，贺四辈暗恋的旅友。

菊花、海棠——谢老太的老街坊，老年盘鼓队铁杆队员。

老钱、老孙、老李——祥符城几家年画老店老掌柜。

黄延夫——谢老太已过世的丈夫，谢保民的爹。

鸡头三的儿子——蹬三轮的，已故鸡王的儿子。

烧饼——贺三辈的同学，在小吃夜市摆摊的“半百万富翁”。

韩八斤——古董商人，原是收破烂的。

罗布——俄罗斯古董商人。

目 录



第一章 背娃入府 1



第二章 鹊桥会 35



第三章 蝴蝶杯 61



第四章 马上鞭镞 89



第五章 罗章跪楼 117



第六章 双锁山 143



第七章 四霸天 169



第八章 吉星高照灶王 197



第九章 杨家将 225



第十章 寿州城 253



第十一章
天仙送子 283



第十九章
和合二仙 509



第十二章
带子上朝 311



第二十章
盗仙草 537



第十三章
上关下财 341



第二十一章
状元祭塔 565



第十四章
连环套 369



第二十二章
五子登科 595



第十五章
刘海戏金蟾 397



第二十三章
三娘教子 623



第十六章
哪吒闹海 425



第二十四章
福禄寿三星高照 653



第十七章
沈万户三秀 453

后记
风情是门手艺 683



第十八章
后门神魏征 481

第一章

北月娃入行



【坠子唱词】张元秀，家境贫寒，胸藏珠玑难果腹，饱读诗书也枉然。李平儿，偶得一只温凉盏，夜梦神人告耳边。此宝非比寻常物，出自蓬莱缥缈山。无论茶酒倾杯内，温凉变化妙无边。八仙醉酒遗此盏，上古流传到人间。李平儿，唤来元秀赠宝盏。但愿他，鸿钧气转时运至，得随凌云上九天，扬眉吐气光门户，方显男儿志不凡。张元秀，进京献宝得高官，恩人贤德无以报，常怀情义在心间。重修府邸张灯彩，亲背李娃入府来。患难之交同富贵，共享荣华乐百年。

1. 谢老太：“……你这个有^①出息的，还真背着娃入他的府了！”

俗话说：“糖瓜祭灶，年节来到。”眼望儿“刚腊月十五月儿圆”，祥符城的大街上就能闻着年味儿了。虽说地球在变暖，可这天儿外面还是滴水成冰，偶尔几个零星的花炮炸个响儿，孩子们的笑闹声在傍晚的街巷里游移，不时有人骑着电驴带着大包小包往家赶，离黄河不远

① 有：没有。

的这座古城在干冷的空气中透着沉稳祥和。

祥记年画店的老掌柜贺国璋，身量高大，快八十了，人称贺门神，腰杆挺得像笔杆，这会儿正在端详他刚贴到大门上的年画。

这年画是自家店里印的，就像自己的孩儿一样咋看咋得劲。正心里美滋滋地品着味儿，突然，一双粗糙的老手上前，不由分说把年画揭下来了。

贺门神正要发作，扭脸一瞅，一个肿着半拉腮帮子的老太太正像怒目金刚一样瞪着他。哎哟娘咋是她呀？老爷子赶紧赔上笑脸。

谢老太问：“你贴的啥？”口气比腊月里的空气还冷。

贺门神笑道：“《背娃入府》啊。你是行家，还用我说……”

谢老太打断他，瞪着眼问：“还不到祭灶，你就慌着贴画？”

贺门神刚要开口解释，谢老太那张嘴连珠炮似的冲着贺门神的脸就砸过去了：“你以为你是谁？是这画上的穷秀才？我告诉你贺国璋，俺儿就是明儿个倒插进这个门，我也不承认大辈是俺家的儿媳妇！想得美，啥都有说清亮，就稀里糊涂把俺儿弄进恁^①家，天底下哪有这种便宜的买卖！”

贺门神稳了稳神儿，长期的斗争经验垫底，他心知，对眼前这个谢老太，既不能不搭理，也不能纠缠。正准备跟她筒要掰扯几句，听到动静出门来的儿女们看到眼前情景，不乐意了。天上月儿正圆，人间喜事近，别管谁，不兴糟践人。

贺家二妞贺二辈最护着爹，首先接腔：“你这老太太咋说这话？啥叫想得美，眼瞅着咱就是一家人了。这是板上钉钉十拿十稳的事儿！”

谢老太吸一口凉气斜着眼问：“啥叫‘十拿十稳’？八字儿有一撇，恁家贴这画就是别有用心！”

^① 恁：你们、你。

贺家儿子贺三辈开口了：“哎，大大，这可不是‘八字儿有一撇’，结婚证都打罢了，政府的大红戳恁老总信得过吧？再说，恁老不愿意，可恁儿谢保民高兴啊！老太太，多好的事儿啊！外头可冷，要不恁老进屋喝口热茶？”

儿媳六妞附和：“就是，别闹了老太太，明几个穿上件新布衫，去喝恁儿的喜酒。”

谢老太两眼一瞪：“咋？杨家将，一起上，软的硬的都会来？啥喜酒？老娘我不稀罕！瞅着吧，看我咋收拾这个不孝之子！”

谢老太所说的“不孝之子”就是她的儿子谢保民。快五十的人了，也不说回家来接住老娘手里的义顺兴盘鼓作坊，成天在外面跟一帮老爷们儿打盘鼓。家里那么大的院子盛不下他，非要自己在旧货市场那儿租一间小破房住。说是要自在，要清静。呸！小鳖孙，就你知自在清静得劲，老娘不想自在吗？可总得让人放得下心呀，家里家外，有一件事能称老太太的心。更让她咽不下去的是，谢保民压^①年轻时就稀罕贺门神的大妞贺大辈，当年有得手。死心眼子恁^②多年竟为了这个念想还有正经成个家。眼望儿终于有机会了，谢保民竟然瞒着自己这个当娘的跟贺家大妞贺大辈悄悄打了结婚证。

越想越来气，越气肚越胀。

贺家二女婿刘德平见谢老太话语有些乱，急忙劝道：“走吧走吧，老太太，气大伤身，天不早了，快回去歇着吧。咱明几个还有大喜事呢。”

谢老太把手里攥着的《背娃入府》往地上狠狠一摔：“贺门神！你本事老大啊！走着瞧，这事有完！咱俩有完！”

① 压：自从、自打。

② 恁：那么。

谢老太走后，贺门神把地上揉成一团的《背娃入府》捡了起来，在桌子上摊开，用手抚展着。这时，一直躲在屋里没敢吭气的贺大辈手里拿着一件新做的唐装走了出来，低声说道：“爸，衣服扣子重新缀过了，还试试不？”

贺门神有说话，他把用手抚展了的《背娃入府》重新贴在了门上。

贺门神心里清亮，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撒泼。谢老太今儿个这一出大闹，就因为谢保民要倒插门进贺家当女婿。

贺谢两家结成儿女亲家，这事儿在旁人看来，那是两好合一好。别的不说，号称“贺门神”的贺国璋和谢老太谢凤兰都是祥符城里响当当的人物。上百年的老字号，扳着手指头查，都跑不了这两家，称得上门当户对，知根知底。

贺门神今年七十八了，是“祥记”年画社的当家掌柜。这个岁数还撑着门面，也是有办法的事儿，“祥记”做的就是传统的手工雕版年画，现如今这门手艺年轻人不愿学，嫌太闷，又不能挣大钱。年长的师傅死一个少一个，不夸张地说，这门古老的手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贺门神膝下三女一子，他本想培养儿子三辈接班，可三辈是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师，压小对年画就不感兴趣。孙辈的几个也没人表现出对门神的热爱。所以贺门神也是一脑门官司，唯恐自己哪天翘了辫子，这门手艺就断了香火。

让谢保民入赘是贺门神的主意，贺大辈早年守寡，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养大了女儿迎迎，如今快奔五十了，无论是家里还是老爷子作坊都是大辈照应着。贺门神想，再招个女婿也是为了大辈好，况且谢家是专做盘鼓老字号“义顺兴”的传人，谢保民号称“祥符鼓王”，手底下的盘鼓队远近驰名，虽说人郎当点儿，基本也算门当户对。不过贺

门神心里也清亮,这事儿说到底,从来有把谢保民看在眼里的大辈心里还是憋屈。

此时,大辈闷闷不乐地坐在屋里,看三辈、六姐和二辈、刘德平在归置婚宴要预备的东西,那些东西鲜亮的颜色都透着高兴,可她喜不起来,仿佛明几个要结婚的是别人。她是长女,压小到大,她都被要求给弟弟妹妹们做个好榜样。母亲走得早,她丈夫也走得早,要照顾女儿,还要照顾父亲,自己的个人生活就这么一年年搁在一边,眼望儿,为了让父亲顺心如意,她同意了这门婚事。傍晚间大门口那出插曲,又给她心里添了点堵。

明几个腊月十六,礼拜天,贺门神托人看好的黄道吉日。准备得七七八八了,临走,三辈问:“给四辈打电话了没有?也不知她这会儿搁哪儿疯张呢?”

二辈答:“四姑娘山!说是在四川那边,接近藏区。瞅瞅这山名儿,就该是她去爬。我给她打电话,她还不回来,真不像话,成天背着个包四处乱窜,大姐大喜事,咱爸恁高兴,她不管不问。”

刘德平:“她只要能回来喝喜酒就中,让她管啥?她不添乱就不聿。”

二辈转向大辈:“姐,还有啥?今几个可得考虑周全,到明几个再说就不赶趟儿了。”

大辈哪有那心思,眼皮都没抬:“天不早了,有啥事都回吧。”

二辈对着贺门神:“爸,您歇着吧。我看罢了,该咱准备的都齐了。有啥事俺也走了,明几个一早儿我早点过来陪俺姐去梳头。”

大辈:“梳啥头?不梳。”

六姐:“开啥玩笑,新娘子不梳头能中?”

二辈:“就是,咱这是结婚呢,咋也得弄漂亮一点。”

大辈:“老半世了。就这吧,都赶紧回。”

三辈劝道：“大姐，可别这样。你那婆婆一闹腾，咱爸心里正不得劲呢，你就高兴点吧，装高兴也中。事儿都到了这一步了，何苦呢？明儿个一早二辈来陪你去梳头，我还得去学校招呼军乐队那帮孩儿，不管咋着，高高兴兴体体面面把事儿一办。齐，谁不高兴都白搭。”

大辈轻声嘟囔着：“谁不高兴？我不高兴。”

二辈：“你不高兴那更白搭，只要咱爸高兴，他都快八十的人了，咋？你非得折他的寿？”

大辈不言语了，心里提不起劲，她心说：要不是怕伤了老头儿的心，哪个孬孙去跟谢保民打结婚证。

见大辈心里闹和^①，刘德平推着二辈：“走吧，走吧。大姐，俺走了，你也早点歇吧。”

大辈把二辈、刘德平、三辈、六姐送出了房门之后，停在了房门口，她把目光投向了门上的《背娃入府》……

贺家要办喜事，门上不贴“囍”字，却贴了一幅《背娃入府》，这事儿只有贺门神和比他小八岁的谢老太清亮。《背娃入府》含有感恩的意思，说的是古时候秀才张元秀家境贫穷，得到表兄李平儿夫妇的照应，李平儿上山砍柴拾得温凉宝盞一只送给张元秀，张进京献宝得中高官，遂知恩图报，邀请李平儿夫妇背着孩子入府，共享荣华。

贺门神让大辈嫁给打盘鼓的谢保民，一方面是想给女儿张罗一个热乎乎的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很清亮，谢保民慌慌贺大辈，而他欠着谢家的情。咋欠的？欠多大的情？天知地知他知。

在这座城里活了一辈子，他心知，他和谢老太完全明白这幅门神的含义。在这个时候贴这个，谢老太准能猜到自己的心意。可是，谢老太虽然猜到了贺门神的用意，却不买账。

^① 闹和：心里不安稳、闹腾、不平静。

自从入冬吃了七十大寿那顿酒后，谢老太一直牙痛。有时痛得夜里醒来好几次，本想着还能活几年，就让这颗歪孙牙陪自己进棺材吧。可实在痛得邪性，大夫说还是拔了吧，拔了就不遭罪了，种不种新牙，你自便。老太太一不想受那罪，二也心疼那钱，鳖孙拾掇个牙要万把块，得做多少盘鼓才能挣回来呀。可是痛在自己身上，谁能替？如今也只有自己心疼自己了。想到这儿，老太太一咬牙一跺脚，就拔了牙，最近半拉腮帮子还没消肿。稍微有点不爽，她就像个鞭炮被点着。

哼！想贴这么个年画来糊弄老娘，做梦。

压贺家回来，谢老太逮着谢保民一顿臭训：“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敢自作主张了是不是？倒插门我不反对，那要看是倒插谁家的门！贺门神是啥人你知不知？小人！祥符城里最小最小的人！祥符城里的女人多呢，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女人有的是！倒插谁家的门不好，你偏偏要倒插他贺门神家的门！你非得给你老娘的肚子气崩！”

谢保民一脸无奈，在他妈面前，他从来就挺不直。这会儿也只好低着头：“妈，你别生气了，眼望儿说啥不是也晚了嘛。再说，又不是我愿意倒插门，不插不中，大辈不干，你又不让她进咱的门。”

谢老太：“大辈不干，我不让她进咱的门，瞎话篓子，我看是你生就一把怕老婆的贱骨头！”

谢保民：“等结罢婚，我再想法搬出来不就完了？不差啥。”

谢老太：“瞅你那点出息！再搬出来你也是他贺门神的女婿！我心里闹和！”

谢保民：“妈，多大个事儿，眼望儿你就是再有气，咱这个婚也得结啊，是吧？亲戚朋友都知道了。就这吧，早点睡，明儿个还得去‘又一新’呢。”

谢老太：“想得美，八抬大轿抬我，我都不去！”

谢保民：“这又是何必，贺家人对您老还是很抬举的。”

谢老太：“抬举？那是他贺门神理亏！”

谢保民：“人家理亏啥，都这会儿了，结婚证都领了，还有啥亏？再说了，办酒席咱都有出一分钱。”

谢老太索性不理论了，顺着话茬问：“我儿子都倒插门了，还想让我出钱？你去问问你那老丈杆子贺门神他敢不敢！他还好意思觑着老脸往门上贴《背娃入府》，当祥符城有人看懂？就你这个有出息孙，还真背着娃入他的府了！”

谢保民没辙了，这个妈他向来没辙。只好最后恳求：“妈，要打要骂今儿个晚上你随便，明儿个说啥你也得去‘又一新’，你儿子我也快五张^①的爷们儿了，您老别让我这小脸上挂不住。”

谢老太嘴上不松劲：“挂不住不挂！”

2. 三辈：“准备，《今天是个好日子》。”

腊月十六，祥符城太阳白晃晃的，风却很大，像小刀片拉过脸样，不停事儿地吹。

“鼓王”谢保民的盘鼓队早早就聚在“又一新”门前，敲的全是吉祥的鼓点。盘鼓这玩意儿，每章儿^②祭天地拜祖宗时敲，眼望儿大小活动都敲，但今儿个这鼓敲得格外欢实，因为“鼓王”年近半百终于要告别单身了，弟兄们吵吵着“喝喜酒治腰疼”，在寒风中敲出了花样，吸引了不少路人围观。

人逢喜事精神爽，为这一天，谢保民等了多少年！他这会儿看啥

① 五张：指岁数，五十岁。

② 每章儿：过去，以前。

都是好的,被风刮着也是舒坦的,满意地点着头,冲弟兄们招呼:“真不孬!咱这盘鼓就是得劲!精神头敲出来!今儿个咱要喝五粮液——她妹妹五粮春!”

那边儿贺三辈领着一帮学生组成的军乐队,正在演奏《今天是个好日子》,孩子们穿着略显单薄的演出服,在寒风中听贺老师摆治^①。

负责仪式的刘德平着急忙慌找到谢保民,问他:“咋还不进去?客人都来得差不多了,快去哄哄恁老婆吧,别让她吊着脸子!”

特为新娘准备的雅间里,一身新娘装的贺大辈看上去很平静,家里几个女眷陪着她。前几天特意从美国赶回来的女儿迎迎想逗她乐一乐。

迎迎:“妈,高兴点。”

大辈木木的。喜庆的氛围和她的脸极不搭调。迎迎又说:“我看谢叔叔还不错,盘鼓都敲到香港去了。没准以后还能敲到美国去呢,你可得跟着去。好了妈。”

六姐:“大姐恁瞅瞅,恁姐都有意见你还有啥说的,天底下所有二婚人最怕的就是孩儿打别,看咱迎迎,不是我夸,就是通情达理,这受过美国教育的洋学生就是不一样。”

迎迎压小就不大喜欢这个舅妈,随口来一句:“这跟受教育没啥关系,我就盼着我妈幸福,当然了,姥爷,我最希望你高兴。”

贺门神满脸喜悦,多年的心事,眼瞅着这就要了了。老头儿心里那个复杂呀,他无处可说,也不想说出口。九十九个头都磕了,就差今儿个这一哆嗦。他只想顺顺当当把这个婚礼支应圆满,至于婚后咋样,看个人造化了。

谢保民冲进雅间时,看见贺家三代人都在,一切正常。六姐会来

^① 摆治:摆弄。

事儿,示意他哄哄大姐。

谢保民先向老爷子问了安,讨好地问大辈:“咱开始吧?”

二辈扬着手机,一阵风样凑到父亲跟儿,说:“再等几分钟,中不?
四辈已经下火车了,立马就到。”

三辈说:“那不耽误,吉时已到,该开始开始。”毕竟是贺家办喜事,还得要贺家人操心,说着冲刘德平一个眼神。

老爷子巴不得赶紧开始呢。早完早踏实。刘德平得令,他今儿是司仪,责任重大,也想卖力在全家人面前表现一下。他的老婆二辈在家不得脸,他这个外码好不容易得此良机,新西装穿得像央视的主持人一样,一溜烟儿赶到了大厅,行使司仪职责。

三辈一边招呼着军乐队的学生们进入大厅,一边嘴不闲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学校练得好好的,一听都像北京的解放军军乐团,咋一出来就吹不成了呢?吹得比杀猪还难听,你们给我长长脸中不中,这是咱自己家的事儿!马上就要举行典礼,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好好吹,别让人家以为恁这水平是恁师娘教出来的!”

三辈:“准备,《今天是个好日子》。”他用手指着吹圆号的学生,“圆号要特别注意,压着点,别像赶火车似的!”

大厅座无虚席,虽说是二婚,可贺家和谢家都是老门老户,五行八作场面上的人物来捧场的不少。有那性急的冲着主桌的贺门神打招呼:“咱祥符规矩,老爷子今儿个得开花脸。是恁自己开还是俺来开?”

刘德平赶紧招呼:“俺爸今儿个高兴,开!待会儿典礼罢了,咋开都中!”

一对新人站在台上,接受亲友们的检阅。谢保民掩饰不了激动的心情,不自觉地老往大辈脸上瞟。恁多年了呀,黄花大闺女都熬成妞她妈了,这才轮到我。能轮到就不错了,知足吧。他腰杆挺得比啥时候都直。大辈还是木木的,心说都二婚了,还铺排啥?都这岁数了还